



册府元龟

卷之九百八十
至二



1 3
849
315



門 1 3
849
315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二十五

通好

夫服遠以德先王之盛猷和戎為利昔賢之嘉論蓋
所以屈已含垢繼好息民偃戢兵威道迎善氣自古
之所尚矣故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蓋
言聖人服萬物而不以威刑也自春秋之後司籍所

外臣部

記或列於盛會或通乎信使申以金幣之錫加之冠帶之寵或褒以爵秩或重其報宴接以殊禮衣表乎緩懷待以誠心用期於純固繇是邊鄙不聳師徒不勤荒裔清夷表裏悅穆蓋躋民於仁壽之域而馴致乎太平之業者未始不繇斯也已

魯宣公八年春白狄及晉平

十年晉卻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伏

於晉

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衆狄

秋會於攢函衆狄服也襄公四

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名樂其衆臣

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

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親服陳新來和將

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

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諸華中國

戎禽獸也獲戎失

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若和戎乎對曰和戎有

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士

荐聚也易猶輕也

士可賈焉一

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聳懼狎習也

戎狄

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緩戎師徒不勤

甲兵不頓四也

頓壞也

鑿於后羿而用德度

以后羿遠為鑿戒

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降民事

田以時

傳言晉使能用善謀

漢文帝時匈奴單于遺漢書云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故使郎中係虜淺奉書請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

舍居止也

武帝時匈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和帝時南單于於漢北遺寶憲右慕容五丰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止之前秦符堅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

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專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西秦吐谷渾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為白蘭王

宋高祖西伐長安索虜嗣先取姚興女乃遣十萬騎屯結河北救之大為帝所破於是遣使求和自是使

命歲通

齊武帝永明中扶南國王臣僑陳如者耶跋摩遣使上啓曰王化撫育感動靈祗四氣調和伏願聖主尊體起居康御皇太子萬福六宮清休諸王妃主內外朝臣普同和睦鄰境士庶萬國歸心五穀豐熟災害不生士清民泰一切安穩臣及人民國士豐樂四氣調和道俗濟濟並蒙陛下光化所被咸荷安泰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五年三月遣使者四輩使西域太延元年五月遣使者二十輩使西域二年六月又遣使六輩使西域

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齊師恐蠕蠕乘虛寇掠乃遣帳內都督楊薦往諭和好以安慰之

北齊神武以魏孝靖興和三年五月使使與蠕蠕通和

後周太祖西魏大統十一年突厥士門部落稍盛願通中國帝遣酒泉胡安諾繫隨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

武帝建德元年二月遣大將軍昌城公孫深使於突厥

隋文帝開皇八年突厥處羅侯死遣長孫晟往弔仍

賈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

十一年三月壬午遣通事舍人若干洽使於吐谷渾十八年百濟王昌使其長史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請爲軍導帝不許詔曰徃歲爲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

是年突厥啓民可汗爲達頭所攻帝令發兵助啓民伐之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感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

徃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

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

煬帝大業三年三月遣羽騎尉朱寬使於琉球國

是年啓民可汗上表乞依大國服飾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束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土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荒之遠度衣服不同旣辯要荒之叙庶類區別靡見天地之情仍璽書答啓民以爲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存心孝順何必改

變

唐高祖武德四年定襄王胡大恩敗突厥頡利於鴈門先是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壽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於突厥頡利並拘之我亦留其使人前後數輩至是於大恩所挫於是大懼乃放順德還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欲令二國同於此膠帝嘉之放其使者特勤熱寒阿史德等還蕃賜以金帛七年八月壬申頡利可汗遣其從叔畢特勤阿史那思摩來朝帝引申御榻頓顙因辭帝謂之曰頡利誠心遣特勤朝拜今見特勤如見頡利引之就坐因伏

而言可汗稱陛下馭中原突厥據漠北各一方何敢相犯但爲漢人不交構也今見秦王卽爲要契諸子子孫孫永爲蕃附

是月丁酉遣尚書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

九年七月壬戌吐谷渾遣使請和

八年辛巳突厥頡利率十萬餘騎突武功京師戒嚴進寇高陵太守與侍郎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首帥皆下馬羅拜頡利請和詔許焉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

太宗貞觀十六年夏四月薛延陀以前擾漢南遣使謝罪

二十一年十二月乙亥高麗使第二子莫離支高任武朝賀因謝罪帝許納之

高宗儀鳳四年二月吐蕃贊普卒遣使賫璽書往弔之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丁酉命有司引吐蕃使宴於三殿

六年春正月辛丑北夷請和乃降璽書曰突厥煞害表具知往者默啜狂逆爲人之蠹又詐降遣使於我

求婚我國家不違賞賜無數所在軍鋒爲之解嚴遂背信乘虛縱鹵深犯損我百姓陷我數州從此之後嘗行賊計近者梟戮實謂天誅卿能舉前事之非有降和之請但能誠實何慮不依且漢日有呼韓邪是卿族類旣率部落來慕中華終保寵榮足爲前鑒今契丹奚等輸竅入朝皆封郡王各賜公主放歸所部以息其人卿若能來此是成例官榮重功則授財帛賞善斯行此乃國家所餘亦是卿之所要若懷姦設變口順心違應朝不朝以惡繼惡還學默啜自取殘亡想卿解思不至於此也

七年六月吐蕃遣使請和求皇帝親署誓文帝以爲昔歲和親已有誠約而今何乃重請盟書但信必繇裏韋尋前代足矣不許大享使因賜其束帛用脩前好以雜綵二千段賜贊普五百段賜贊普祖母四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一百五十段賜奎達延一百三十段賜論乞力徐一百段賜尚贊咄及大將軍大首領各有差皇后亦以一千段賜贊普五百段賜贊普母二百段賜可敦

九年二月丙戌突厥遣使來朝獻方物且通和好帝降璽書謂曰國家舊與突厥和好之時蕃漢非嘗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國家買突厥馬羊突厥將國家綵帛彼此豐足皆有便宜自二十四年已來不似舊時法用總緣默啜可汗失信遂令使命不通一口稱和一心卽背每將兵馬嘗抄邊軍天嗔地知人怨神怒身被誅滅豈不繇茲今可承破亡之遺餘驗違負之得失禍福斯在吉凶可見計合早相依附如何外事遲迴仍襲其涼復行抄劫初聞爲惡不能無怪賴自遣使至此通和國家如海之容如天之覆不念旣往之過以納將來之誠可汗若實好心求爲和好計彼此百姓各得自安斟酌一生更亦何慮若言無

准定意有翻覆還似往日可汗又違今時明信不煩更差使命徒令再遣往來至於邊疆之任侵掠自當更擬宜審思之

十年五月戊午突厥遣大首領阿史德曠泥熟來和授右驍衛大將軍員外置放還蕃

十二年五月新羅賀正使金武勳還蕃帝降書謂新羅王金興光曰卿再承正朔朝貢闕庭言念所懷深可嘉尚又得所進雜物等並踰越滄波跋涉草莽物旣精麗深表卿心今賜卿錦袍金帶及綵素共二千疋以答來獻至宜領之

二十一年正月命工部尚書李暉使於吐蕃制曰繼好之義雖屬邊鄙受命以出必在親賢事欲重於當時禮故崇於殊俗選衆之譽無出宗英工部尚書李暉體合柔嘉識致明允爲公族之領袖是朝廷之羽儀今金城公主旣在蕃中漢廷公卿非無專對有懷於遠夫豈能忘宜持節充入蕃使所司准式發遣以國信物一萬疋私覲二千疋皆雜以五絲遣之

二十三年三月命內使竇元禮使於吐蕃使悉諾勃藏還蕃命通事舍人楊紹賢往赤嶺以宣慰焉

二十四年八月甲寅突厥驍施遣大首領胡祿達干

來求和許之宴於內殿受左金吾將軍員外置賜錦衣一副帛及綵一百疋放還蕃

二十六年八月命中官魏泰使於突厥騎施降書謂突厥騎施可汗曰朕與可汗結爲父子恩義所感骨肉何殊可汗乃信彼小子自生疑阻前後使往非不具論自爾已來常所迷也使至省表以變其節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旣勩忠誠深可嘉尚朕本意相待外初父子之間更敦前好凡爲君須守信義不信則身危若外飾耳言內藏姦計未能有損終必自傷想可汗通明固不至於此巧言似實深宜察也若忠信不

易更復何憂千秋萬歲俱享多福故令中使專達以信悉朕意焉

肅宗上元元年正月吐蕃遣其大臣論吐蕃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脩隣好

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來朝請和勅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於中書宴設

代宗寶應二年四月兼御史大夫李之芳使於吐蕃兼御史中丞崔倫爲之副通舊好也

永泰元年正月以四鎮行營節度使馬璘爲南道和蕃使

三月吐蕃請和遣宰相元結
鴻漸等於興唐寺與
之盟而罷

三年三月命大理少卿楊濟兼御史中丞使於吐蕃
脩舊好也

九月楊濟自吐蕃使還吐蕃遣其首領論位藏等百
餘人隨濟來朝謝車好也

十月乙酉引吐蕃使見於宣政殿丙申命宰相安吐
蕃使論位藏於中書

天曆二年二月遣簡較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
西使於吐蕃脩舊好

三年七月命左散騎嘗侍蕭昕兼御史大夫持節充
弔祭迴紇可敦使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五月卽位八月命太嘗少卿韋
倫持節使吐蕃統蕃俘五百人歸之

建中元年四月太嘗少卿韋倫至自吐蕃自大曆中
吐蕃聘使前後數輩皆留之不遣俘獲其人必遣中
官部統徙之江嶺因緣求財及給養之費不勝其弊
去年冬吐蕃大興師以三道來侵一自靈武一自山
南一自蜀約蹤齊舉會帝初卽位以德緩四方徵其
俘囚五百餘人各給衣一襲使倫統還其國與之約

和勅邊將無得侵伐吐蕃始聞歸其人不之信及蕃
行入境部落皆畏威懷惠其贊普乞立贊謂倫曰不
知是來也而有三恨奈何倫曰未達所云乞立贊曰
不知大國之喪而弔不及哀一也不知山陵之期而
賻不成禮二也不知皇帝舅聖明繼立已發衆軍三
道連衡今靈武之師聞命輒迴矣而山南之師已久
扶文蜀師已趨灌口追且不及是三恨也及發使奉
贄不二旬而復命蜀師尋獲其戎俘有司請准舊事
頒爲徒隸帝曰要約著矣言庸二乎乃各給縑二疋
衣一襲而歸之

五月以韋倫爲太嘗卿復使吐蕃十二月倫至自吐
蕃與其宰相欽論明思等五十五人皆至獻其方物
初吐蕃見倫再至甚歡旣就館聲樂以娛之留九日
而旋兼遣其渠帥報命倫一歲再往復絕域戎夷奉
教無此之速者也

二年二月以萬年令崔漢衡爲殿中少監持節使西
戎初吐蕃遣使求沙門之善講者至是遣僧良琇文
素一人行二歲一更之

十二月入蕃使判官監察御史嘗魯與吐蕃使論悉
諾羅等至自蕃中初魯與其使崔漢衡至列館贊普

令止之先命取國信勅書既而使與漢衡曰來勅云所貢獻物普領訖今賜外生少信物全領取我大蕃與唐舅生國耳何得以臣禮見處又所欲定界雲州之西請以賀蘭山爲界其盟約請依景隆三年勅書云唐使到彼外生先與盟誓蕃使到此阿舅亦親與盟乃邀漢衡遣使奏定魯故還奏帝爲改勅書以貢獻爲進以賜爲寄以領取爲領之且謂曰前相炎不循故事致此誤耳其定界盟約並從之

三年九月和蕃使殿中少監兼御史中丞崔漢衡與吐蕃使區頰贊至自蕃中時吐蕃大相尚結息忍而好殺以嘗覆敗於劍南思刷其恥不肯約和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畧固言於贊普請定界盟約以息邊民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爲大相約終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

四年二月以鴻臚卿崔漢衡兼御史大夫持節荅蕃使送區頰贊等歸蕃

六月荅蕃使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論頰沒藏等至自青海

興元元年二月以御史大夫于頔爲右散騎嘗侍尋加兼御史大夫往涇州已來宣慰吐蕃仍與州府計

會頻處時吐蕃款塞請以兵助平國難故遣使焉
八月甲子以右武衛將軍周皓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宣慰廻紇使

貞元二年二月辛未以水部員外郎趙聿爲倉部郎中兼侍御史入吐蕃使

九月丁未詔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於吐蕃初吐蕃大相尙結贊累遣使請盟會定界乃命成使之至上若原與結贊相見結贊令其使論乞力他與成同來甲寅以左千牛大將軍裴謂爲吏部侍郎充入蕃使俄以吐蕃退遂不行其年冬吐蕃入寇臨鹽夏二州

詔加河東節度使馬燧綏鞍麟勝招討使燧乃將兵次石州時將吐蕃深入人馬疾疫渠帥論頰熱因退正元三年正月燧引軍還太原

三年二月以前太子右論德崔澣爲簡較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銘充入吐蕃使

五年七月以殿中監嗣滕王湛然爲太子賓客廻鶻使如故

六年春廻鶻忠貞可汗爲其弟所殺而篡立國人殺篡者立忠貞之子爲可汗乃遣達北勒梅錄將軍告

忠貞可汗之哀於我且請冊新君也

十三年二月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奏南詔前年於
駕州築得城一所今請據舊境歸還已受領訖

十九年五月吐蕃使論賴熱等至其年以右龍武將
軍薛仁兼御史大夫使於吐蕃

二十年五月以秘書監史館修撰張薦爲工部侍郎
兼御史大夫依前史館脩撰持節弔贈吐蕃以左金
吾衛將軍薛徑爲簡較工部尚書兼右金吾將軍兼
御史大夫持節和吐蕃

憲宗永貞元年十一月以通王府長史孫果爲馮臚

少卿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冊立迴紇使其月以衛尉
少卿侯幼平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告冊立等使
元和四年正月命中官元文政往渤海充弔祭冊立
使

七月吐蕃遣使來和好

五年五月吐蕃遣使論思煩熱來朝并歸鄭叔矩路
泌之樞及叔矩男武延等一十三人叔矩會盟使崔
漢衡之從事泌渾瑊之從事貞元初吐蕃背盟所陷
凡二十餘年竟不弔節因歿於蕃中至是請和故歸
其樞

六月宰相與吐蕃使語中書令廳蕃使拜階下宰相階還半禮

七月以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兼通事舍人李銘爲鴻臚少卿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入吐蕃使仍賜紫金魚袋太子中舍人吳暈爲丹王府長史兼侍御史爲之副

七年正月癸未以鴻臚卿張茂宣充入迴鶻使通事舍人張賈副焉

二月吐蕃東道節度論誥都宰相尙綺心兒以書遺鳳翔節度使李惟蘭惟蘭奏獻之

三月命宰臣於中書與吐蕃使議事

七月以京兆府功曹李洵爲殿中侍御史充入新羅副使

八年正月命內侍李重旻充渤海册立宣慰使

十一月黔中奏昆明夷請歸其先侵牂牁之地

十一年二月授渤海使國信以歸

五月命中使二人送迴鶻使歸國

十一月以宗正卿李誠兼御史中丞充入迴鶻使

十二年四月吐蕃以贊普卒來告己未以右衛將軍烏重珣兼御史中丞充弔贈吐蕃贊普使

五月癸亥以右補闕段均為殿中侍御史充弔贈吐蕃使

十三年三月渤海國遣使李繼嘗等二十六人來朝十月鳳翔節度使鄭餘慶奏吐蕃遣使脩好

穆宗元和十五年卽位八月乙亥命宰臣召吐蕃使於中書議事十月命高品竇千乘使於吐蕃

十月庚午朔以太子中允張賈為太府少卿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入吐蕃答請和好使庚辰命宰臣留吐蕃使於中書議事以鄴王府長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持節入吐蕃充答請和好使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畧充黨項宣撫使丁丑改命太子中允李寮兼侍御史充黨項宣撫副使長慶元年十二月豐州刺史李祐奏先入迴鶻使裴通高品袁有直并迴鶻六十四人到鶻鶻泉二年二月癸酉吐蕃遣使十五人來請定界甲戌召對於麟德殿賜有差

八月鳳翔送落蕃人字文律等一百八十人詔付京兆府詳勘尋令親族識認任其歸還

十月辛酉以太子僕杜載為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持節充答吐蕃謝會盟禮畢使仍賜服金紫

敬宗初卽位鷄林人前右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金雲卿進狀請充入本國宣慰副使從之

寶曆元年三月以前蘄州刺史于人文爲司門郎中攝御史中丞持節入迴鶻充弔祭册立使仍賜紫金魚袋以右贊善大夫裴嘗守本官兼侍御史爲之副四月以前江南西道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陳璟夫守河南府雒陽縣丞兼監察御史充入迴鶻弔祭册立使判官仍賜緋魚袋

十月以岳王傳成杭爲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答賀正使仍賜紫金魚袋以太嘗博士劉玘復爲殿中侍御史爲之副仍賜緋魚袋以前萬年縣丞韓澥爲大理丞兼殿中侍御史入吐蕃答賀正使判官仍賜緋魚袋

二年二月鳳翔節度使進到落蕃迴鶻四人勅旨令付鴻臚寺待有還蕃使卽放歸國
十月靈武節度使奏收得吐蕃石金山等四人詔委本道節度使差人送付本界遊奕吐蕃取領聞奏仍優賞發遣

文宗太和二年十二月以前棣州刺史唐弘實爲莒王傅兼御史大夫持節充入吐蕃答賀正使

三年十二月庚寅西川監軍判官張士謙奏南蠻宣尉廻得蠻人事物金盞銀水瓶等並進首領王寃巖狀一封云被杜元穎欺擾蕃界又云南蠻續自寃巖使奏事乙亥郭釗又奏蒙寃巖差使送書信共四角以聞又奏追還三百餘里

五年五月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南蠻放還先虜掠百姓工巧僧道約四十人到本道

十一月入吐蕃使宗正少卿李從易至蕃中
六年十一月以少府少監田早守本官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入吐蕃答賀正使仍賜紫金魚袋

十年夏四月九日廻鶻可汗薨以左驍衛將軍皇城留守唐弘實爲右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持節充八廻鶻弔祭册立使

八年春正月庚申鳳翔節度使李聽進吐蕃贊普賀正表函

九年五月辛酉入朝廻紇進太和公主所獻馬射女子七人沙陁小兒二人

十一月以宗正少卿李從簡守本官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入吐蕃答賀正使仍賜紫金魚袋

開成元年十二月以太子少詹事李景儒兼御史中

丞充入吐蕃答賀正使

二年十一月天德奏吐蕃東北道元帥論夷加定使信物乃木夾到本道以其書信上聞

三年秋七月新羅王金祐徵遣滿青節度使奴婢帝矜以遠人詔令却歸本國

四年三月以太子詹事李景儒爲入吐蕃使

武宗會昌二年十一月吐蕃贊普卒遣使諭普熱八朝告哀遣將作少監李景八蕃弔祭

三年八月黠戛斯遣使諦德伊斯難珠來朝九月與黠戛斯勅書曰皇帝敬聞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

斯難珠至覽書拜白馬二疋具悉可汗降精斗極雄
朔漠以爲君稟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豪之
氣風推駢馭之才眷想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温侔
合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温侔合去日朕書具云速
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册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答
稍遲來信又云金石路隔絕蓋爲山川悠遠未得與
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可汗明
識無復致疑又云爾地致書彼此不會且書不可以
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蕃漢文字傳譯不同祇在其
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此交歡想每欲

思惟先相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云欲除兩楹間惡刺如此之事最爲嘉言緣迴鶻據雄北方爲一代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可汗掃除穹居大雪讐恥功業既高於萌古威聲已振于北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燼黑車子不度德量力敢保寇讎則是侮可汗獨力向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况可汗前來防送公主使上大入地必須覓得今若捨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盛秋長驅精騎問迴鶻遁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若拾遺役無再舉從茲盪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公主到彼無一語

來緣公主纔離可汗五日便被迴紇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已隔遠所以不并叙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心足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往迴紇牙帳滅其大國便保舊居足使諸蕃咸畏迴紇絕望稍近漢境頗謂良圖所云請發遣兵馬期集公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比聞迴紇深意嘗欲投竄安西待至今秋朕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迴紇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軍期須如符契想可

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誦德伊斯難珠朕已於三殿
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表更不滯留朕續遣重臣使
冊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明知冊命之禮並依廻
紇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隣壤情河宗
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宏遠畧春
煖想可汗休泰將相以下並存問之黠戛斯者亦名
紇斯本前代堅昆國在廻紇西北自稱李陵之後初
破廻紇國之時得太和公主以天家貴種又與國同
姓今達干十人送公主至塞上中路爲烏介可汗所
得盡殺黠戛斯使人乃質公主同行及黠戛斯上表

問公主所在及所遣使者十人帝顧問宰臣議者奏
以黠戛斯是廻紇浮讐今烏介可汗尚須與通和令
自將兵馬來殺使者罪人兼討黑車子容納可汗之
罪帝心未決以廻紇故事自平祿山之後歲賜絹三
萬疋以爲定制又黠戛斯有可汗之名慮不脩臣禮
宰臣又云今黠戛與廻紇故事不同未有大功安敢
邀利如肯同廻紇稱臣卽和冊命不爾便停無傷國
體兼許爲宗盟可以尊卑諭之令展子孫之禮帝意
乃定故降此書

僖宗乾符二年南蠻驍信遣使乞盟許之

梁太祖乾化元年鄜州以廻紇可汗所與書來上制以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爲右驍衛上將軍押領廻紇等還蕃又河中奏廻紇宣慰諭使楊沼押領二蕃酋長一百二十人歸本國事

後唐武皇天祐四年契丹阿保機大寇雲中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州東城大具享禮延八帳中約爲兄弟謂之曰唐室爲賊所篡吾欲今冬大舉弟可以精騎二萬同收汴維保機許之賜予甚厚留馬三千匹以答貺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間虜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可失信於夷狄自亡之道也乃盡禮

遣之

莊宗同光初滄州奏偵聞契丹國舅撒刺宴送羊馬於幽州申和好

二年八月幽州進契丹國舅撒刺宴書

三年七月丁巳靈武奏恩賜廻紇王勅書降已送其

州

四年正月幽州李紹斌奏契丹阿保機與臣紹裘一生吐蕃各渾杜每兒爰生李紹威遣梅老茹真貢焉明宗初篡嗣遣供奉官姚坤空函告哀至契丹西樓屬阿保機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旣至謁見

保機延入穹廡保機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保機先問曰聞爾漢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雒城軍變今西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爲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旣問內難衆軍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册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保機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讐掣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彼此無惡足得歡好爾無復命我續將馬二萬騎至幽鎮已來與爾家天子而爲盟約我要陞州今漢兒把捉更不復侵汝漢界天成初阿

保機死其母令次子德光權主牙帳明年德光遣其使梅老等三千餘人來脩好又遣使爲父求碑石帝許之賜予甚厚并賜其母纓絡錦綵自是山北安靜蕃漢不相侵擾

天成元年九月幽州趙德均奏先羌軍將陳繼威使契丹部內今使還得狀稱今年七月二十日至渤海界扶餘府契丹族帳在府城東南隅繼威旣至未見不通竊問漢兒言契丹主阿保機已得疾其月二十七日阿保機身死八月三日隨阿保機靈柩發離扶餘城十三日至烏州契丹王妻始受却當府所持書

信二十七日至龍州契丹王妻令繼威歸本道仍遣
撩括梅老押馬三匹充答信同來繼威見契丹部族
商量來年正月葬阿保機於木兼山下兼差近位阿
思沒姑餒持信與先入蕃天使供奉官姚坤同來赴
闕告哀兼聞契丹部內取此月十九日一齊舉哀朝
廷及當府前後所差人使繼威來時見處分候到西
樓日卽並放歸

十月辛丑契丹告哀使沒骨餒見言契丹國王阿保
機今年七月二十七日薨勅曰朕以近繼皇圖恭脩
帝道務安夷夏貴洽雍熙契丹王世豫歡盟禮交聘

問遠聞凶計倍軫悲懷可輟今月十九日朝參

二年四月奏黎州狀雲南使趙和於大渡河南起舍
一間留信物十五籠并雜牋詩一卷遞至闕下初郭
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衍昔獲蠻俘數十以天子命令
殿真李楷持國信賜其國王并歸其俘囚楷入其部
爲止於界上惟國信與蠻俘得往月餘乏食而還續
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
舅奏疏一封自鶴枯發遞歷機美白崖爽等又入并
梗演習白鸚鵡郡繕喬爽等又入平夷新安寧遠標
蒞差人轉送黎州其紙厚硬若皮筆力適健有書詔

體後有督奕隋酋忍奕王寶督奕彌勤忍奕董德義
督奕長坦綽奕楊布奕等所署有綵牋一軸轉韻詩
三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筑詞時有思本朝姻親
之意理亦不遜其褚中之物卽却返其國信舊封猶
存復命左衛上將軍烏昭遇等再往使焉至西川知
李楷又不能進遂廻
十一月契丹使梅老等三十餘人見傳本土頌和好
之意帝謂侍臣曰俱保邊鄙以安疲民朕豈辭降志
耶彼旣求和足得懷柔矣

三年正月己酉契丹王阿保機妻差使送前振武副
使劉在金到行闕賜在金錢帛銀器金帶鋪陳禮稱
甚厚

長興元年五月青州奏所與高乞國勅書鈿函已付
本國知後宮

七月振武張方進呈納契苾水書二封

二年五月癸亥青州上言有百姓過海北樵採附得
東丹王堂兄京尹汚整書問慕華行止欲修貢也

閏五月青州進呈東丹國首領耶律羽之書二封

七月乙未兗州奏密州淮口淮勅放過往來商客一
千八十八人

十二月丙辰幽州奏契丹乞通和好

三年正月庚子契丹遣使拽骨等來朝

五月己亥契丹朝貢使迭羅卿辭歸蕃迭羅卿來求歸前勅帝初欲遣之大臣爭之未決會幽州趙德均狀奏及揚宣皆言其不可遣帝意方解仍曰鮮卑脩好朕意在息邊悉其所求俱不遣虜師有詞其前骨舍利朕欲放還莫不全阻其請執政不敢復爭乃遣從虜使歸蕃

十一月乙巳雲州節度使張敬達奏探得契丹王在黑榆林南撩刺泊率蕃族三百帳見製造攻城之具

云蕃界無草欲借漢界水草詔親直指揮使張萬全

供奉官周務謙賫書國信雜絲五百疋銀器二百兩

往賜契丹王

四年五月丙戌契丹國使述骨卿三十四人入朝

其年契丹耶律德光以兄東丹王突厥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款朝廷亦優容之賜突厥姓李氏名贊華出鎮滑州以莊宗夫人夏氏嫁之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乙亥契丹遣都督沒辣干來朝獻馬四百駝十羊二千先是遣供奉官西方璟入契丹復命故有是獻

末帝清泰三年八月戊午契丹遣使梅里來朝
其年契丹遣使銀折梅里入朝

晉高祖卽位於晉閏改號天福元年車駕將入雒閭
十一月甲戌契丹王舉酒言於帝曰余遠來赴義大
事已成皇帝頃赴京都今已令大相溫勒兵相送至
於河梁要過河者卽多少任意余亦且在此州俟京
雒已定便當北轅執手相泣又不能別脫白貂裘以
衣帝贈馬二十四戰馬一千二百匹仍誠曰子子孫
孫各無相忘焉

二年二月契丹太子解里舍利梅老等到闕見

四月契丹宮苑使李可與到闕見

三年八月戊寅以左僕射劉昫為契丹冊禮使左散
騎嘗侍韋動為副使給事中盧重冊契丹太后使贈
賜帛器皿有差

九月庚申契丹使蹀蹀延信押按各馬往雒京般取
後唐公主丙寅趙延壽進馬二匹謝恩放燕國長公
主歸幽州

十一月契丹遣梅里賫書到闕賀范延光歸明其月
戊寅契丹命使以寶冊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左右
金吾六軍儀仗兵部法物太嘗鼓吹殿中樂等

並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陳列帝受徽號畢御殿受百官賀

四年十月契丹使近臣崔延勳領兵交戍於雲丘之北帝遣中官李威以吳赴上耐遣而勞之

十一月戊子契丹遣遙折來使因聘吳越

五年四月甲子契丹使興化王來聘

十一月契丹使舍利來聘致馬百匹及玉鞍狐裘等

其年廻紇可汗仁美遣使貢良馬白玉謝册命也

六年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聘

七月壬戌涇州奏西涼府留後李文謙今年二月四

日開宅門自焚遣元入西涼府譯語官楊行實與來人賫三部族蕃書進之

八月蕃通事康王六白契丹廻復遣使焉

六年九月遣供奉官李延業以時果送於契丹

十一月契丹遣使楊通事與供奉官李仁廓同到關

見

七年春正月庚午契丹遣使達刺已下三十六人來

聘

三月乙卯朔契丹通事高模翰來聘

閏三月遣殿直馬延理內班王延斌送櫻桃於契丹

六月辛酉契丹遣達剌下來使癸亥遣殿直張延杲使於契丹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卽位八月宣喚契丹王母使舍利共一十二人宴於崇德殿

八年漢高祖時爲太原節度使奏以太原徃例每年差人押送葡萄徃契丹今年伏候勅旨有詔罷之高祖曰此土產嘗物廢而不行必啓戎心以生怨也

周太祖廣順元年二月丁未左千牛衛將軍朱憲使於契丹復命契丹王克欲復遣使囊骨支伴送朱憲歸京師又賀我登極兼獻良馬一駒仍達蕃情云爾

地通歡近因晉祖議和好之理爲遠大之謀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右神武將軍華光齋使於契丹辭各賜襲衣銀帶絹絲三百疋銀器五十兩契丹入朝使大卿賜重錦五疋衣着三百疋銀器百兩別賜衣着五十疋馬價衣着一百五十疋副使賜有差曳刺五人各賜巾錦一疋衣着五十疋仍遣供奉官李誦押援兵防送至樂壽

八月契丹遣幽州教練使曹繼筠護送宰相趙瑩喪柩至其家先是開運末虜陷京城瑩與馮玉李彥韜俱遷於北塞未幾卒至是方歸喪柩

二年正月涇州史光懿言廻紇可汗遣悉里來等四
人到州迎接進奉廻使

十月沙州僧興賁表辭廻紇阻隔廻紇世世以中國
主為舅朝廷亦以甥呼之沙州陷蕃後有張氏世為
州將後唐同光中長史曹義金者遣使朝貢靈武韓
洙保薦之乃授沙州刺史充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
州處置使其後久無貢奉至是遣僧辭其事

其月淮南送高麗使陳參等到闕見勅有司賜酒食
衣服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二十六

盟誓

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蓋邦國會同之制也其於四
夷則胡人彈骨越人割臂與夫中國歃血所繇各異
示信一也若乃要荒之俗凶悍成性置之度外斯為
匪人先王於是羈縻而不絕之也然而威力有所不

及德義有所不懷姑務息民非可黷武繇是申以詛
誓質於神明達之以誠心要之以禍福然後邊鄙不
聳保障以寧倒載干戈而阜安生齒茲亦長轡遠御
之一術也至或飭其詐諛臨事生變志圖剽劫以快
句奴此亦豺狼之常性豈謀之不臧者乎

晉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

公辭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唐魯地

桓公二年七月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

僖公三十二年四月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文公八年十月公子遂會伊維之戎盟于暴

哀公十九年秋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秦昭襄王時板楯蠻夷居巴郡閬中時有一白虎嘗

從群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

募國中有人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

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

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

租十妻不算傷人勿論殺人得以贖

他濫切

錢贖死盟

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

之

漢宣帝時與呼韓邪單于約來自長城以南天子有

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

元帝時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單于侍子昌猛兒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

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歡單于北歸者塞下無禽禽則射獵無所得又不恐北去後難約束不可更共

昌猛即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

漢人爲盜于匈奴匈奴人爲盜于漢皆相報告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

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諾水自今突厥地諾真水

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

也留犁餽屬也撓呼高切和也也契金着酒中撓攬飲之以老上單于所破月

氏王頭爲飲噐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塞爲藩雖

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

重不可行宜遣使往告禍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帝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平帝時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匈奴名去胡來王唐兜爲

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降匈奴詔令單于執還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惡都奴西域之谷名單也逆受逆而受之

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不免其罪

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更新為中國此制也

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

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

王駿王昌副鞍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

雜函封與聖書同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

約束封函還

朱師子國王利利摩訶南奉表遣一白衣送牙臺像以

為信誓史缺年月

唐高祖武德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

道自原州連營南上太宗時為秦王受詔北討與虜

遇於幽州醜徒震駭因而請和太宗許之結盟而去

又云突利武德初深自結託太宗亦以恩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是月辛巳突厥寇高陵

癸未帝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其負約頡

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于

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而退

高宗麟德二年八月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金法敏

熊津都尉扶餘隆盟于百濟之熊津城初百濟自扶

餘璋與高麗連和屢侵新羅之地新羅遣使入朝求

救相望於路及蕪定方既平百濟軍回餘眾又叛鎮

守使劉仁軌仁願等經畧數年漸平之詔扶餘降歸撫餘衆及令與新羅和好至是刑白馬而盟先祀神祇及川谷之神而後歃血其盟文曰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順逆不敦隣好不睦親姻結託高麗交通倭國共爲殘暴侵削新羅剽邑屠城畧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頻命行人遣其和好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怒恭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潛官污宅作誠來裔塞源拔木垂訓後昆然懷柔伐叛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冊故立前百濟太子司稼正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爲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恭承詔命永爲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具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若兄弟祇奉綸言不敢失墜旣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背盟二三其德興兵動衆侵犯邊陲明神監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守禋祀磨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券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敢違犯神之聽之是享是福劉仁軌之辭也歃訖埋書牲幣於壇之壬地藏其書於新羅之廟於是仁軌領

新羅百濟耽羅倭人四國使浮海西還以赴太山之
下

玄宗開元二年五月吐蕃宰相全達延獻書于宰臣
曰兩國地界事資蚤定界定之後然後立盟書大夫
解琬昔在安西界望使會于河源相與展議蕃之願
也帝聞之命左散騎嘗侍解琬使於河源宰臣魏知
古姚崇盧懷慎等致書報達延曰承屯聚兵馬初不
知者頗亦為疑但以彼國君臣素敦信義况立盟誓
又結婚姻悠悠之談復何足信若見利忘義破親負
約神道不遠何以逃殃自見來書果符意揣兩國和

好百姓安寧永絕邊疆豈非好事所論分界先有盟
書今奉勅令左散騎嘗侍解琬往河源與公平章解
琬國之重臣素有德行言無二諾眾所共推昔嘗充
使西安備請彼之境土今遣將命實惟命焉琬既行
勅琬賫神龍二年吐蕃誓文與達延定界

臣欽若等
日神龍二

年盟誓
事史缺

六月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及御史名悉獵來獻盟
書帝御承天門樓命有司引見置酒於內殿享之
十一月己酉賜丹書鐵券于奚都督烏揭頡利發契
丹伊健啜

六年十一月吐蕃遣使奉表曰仲冬極寒伏惟皇帝
舅萬福使典軍馬集併吐蕃使判悉獵等同至其書
共傳語并悉具委所緣和事者孝和帝在日其國界
並是逐便斷當訖彼此亦已盟誓漢宰相等官入誓
者僕射豆盧欽望魏元忠中書令李嶠侍中紀處訥
蕭至忠侍郎李迺秀尚書宗楚客韋安石楊矩等一
十人吐蕃宰相等亦同盟誓訖遂迎公主入蕃彼此
安穩於後太上皇登極親好並相和同雖復如舊其
漢宰相入誓者並已歿于後宰相不知已前要契當
令望重立盟誓舅甥各親署盟書宰相依舊作誓彼
此相信亦長安穩此處使人論力徐尚奔時宋僕
等前後七迴入漢比論皇帝舅親署誓書事復遣宰
相作誓外甥亦親署宰相亦作呪如此使七迴來去
阿舅却報言舅甥親自手署誓書及彼此宰相作呪
阿舅云大是好事及至今日阿舅手署不見宰相作
呪亦無又西頭張玄表將兵打外甥百姓又李知古
亦將兵打外甥百姓既緣如此違誓失信所以吐蕃
遂發兵馬今奉阿舅書以前所有嫌惡並悉不論自
今以後依前和睦大是好事在此外甥亦同阿舅來
意阿舅必定和好所以遣使人往來亦得文不須重

盟誓者緣孝和皇帝時舊漢宰相人盟誓者並無阿
舅必以和好不重作盟誓彼此不相信要須新立盟
誓卽日未知國事亦不繇官寮並皆自決但是百姓
擬造安業久長快活阿舅書上雖道和好意中不專
知有何益今日必定和好此處速却迴的實相報來
書云乞力徐此集兵馬者准舊例兵馬新舊交替若
道別集兵馬並是虛言又往者平論地界白水已來
中間並合空閒昨秋間郭將軍率聚兵馬於白水築
城既緣如此此蕃遂於界內道亦築一城其兩國和
同亦須迎送使命必若不和其城彼此守捉邊境又

以北突厥骨吐祿共吐蕃交通者舊時使命實亦交
通中間舅甥和睦已來准舊平章其骨吐祿阿舅亦
莫與交通外甥亦不與交今聞阿舅使人頻與骨祿
交通在此亦知爲不和中間有突厥使到外甥處既
爲國王不可久留外國使人遂却送歸卽日兩國和
好依舊斷當吐蕃不共突厥交通如舅不和自外諸
使命何入蕃任伊去來阿舅所附信物並悉領外甥
今奉金胡瓶一瑪瑙盃一伏惟受納

十八年十月吐蕃使名悉獵等至京詔御史大夫崔
琳充使報聘仍於赤嶺各豎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

侵二十二年遣將軍李
佺于赤嶺分界立碑

二十四年吐蕃與漢樹柵為界置守捉使河西節度使散騎管侍崔希逸謂吐蕃將乞力徐曰兩國和好何須守捉妨人耕種請皆罷之以成一家豈不善也乞力徐報曰管侍忠厚必是誠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萬有一人交構掩吾不備後悔無益也希逸固請之遂發使與乞力徐殺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

天寶元年九月以護密國王子頡吉里匐遣使上表請北吐蕃來屬賜鐵券曰各爾護密王子頡里匐夫藩扞可寄惟信是從節義可積雖遠無隔卿之先代嘗附國朝通使有嘗書譯相次自卿父繼立近阻強隣被制凶威有垂夙志今遂能獻誠款潛託歸懷自非心晤遠圖何以克存先意念此誠懇嘉尚尤深今賜卿丹書鐵券以旌忠孝長表信義永傳子孫日月同明山河齊久可不美歟可不慎歟

肅宗元年建寅月吐蕃使來朝請和勅宰相於中書宴設將詣光宅寺為盟使者曰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無向佛寺之事請明日復於鴻臚寺歃血以申蕃戎之禮從之

代宗廣德三年秋回紇犯邊先以關內副元帥郭子儀屯涇陽十月回紇首領羅達工等率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合胡祿都督等與宰相磨咄莫賀達于宰相噉莫賀達于宰相護都毗伽將軍宰相揭拉裴羅達于宰相梅錄大將軍羅達于平章事海寧闕達于等子儀先執杯合胡祿都督請呪子儀呪曰大唐天子萬萬歲回紇可汗亦萬萬歲若起負心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卽譯曰如今公盟約皆喜

永泰元年三月吐蕃遣使請和詔宰臣元載杜鴻漸

與之盟于興唐寺

大曆二年四月宰臣及內侍魚朝恩與吐蕃使同盟于興唐寺

德宗建中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監察御史嘗魯與吐蕃使論悉諾羅等至自蕃中初魯與其使崔漢衡至列館贊普令止之先命取國信勅書旣而使謂漢衡曰來勅云所貢獻物並領訖今賜外甥少信物至宜領取我大蕃與唐舅甥國耳何得以臣禮見處又所欲定界雲州之西請以賀蘭山爲界其盟約請依景龍二年勅書云唐使到彼外甥先與盟誓蕃使

到此阿舅亦親與盟乃徵漢衡遣使奏定魯使還奏帝爲改勅書以貞獻爲進以賜爲寄以領取爲領之且謂曰前相楊炎不循故事致誤此耳其定界盟約並從之

三年十月以都官員外郎樊澤兼御史中丞入吐蕃計會使初漢衡與吐蕃約以十月十五日定界盟誓漢衡到商度未決已過其期遂命澤詣結贊復定盟會期且告遣隴右節度使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鎰與之同盟澤至故原州西與結贊相見約以來年正月十五日會盟於清水西

四年正月詔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相尚結贊等盟於清水將盟鎰與結贊約各以二千人赴壇所執兵者半之列於壇外二百步散從者半之分立壇下鎰與賓佐齊抗及會盟官崔漢衡樊澤嘗魯于頔等十人皆朝服結贊與其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藏熟乞利施斯官者論乞力徐等七人俱升壇爲盟初約漢以牛蕃以馬爲牲鎰恥與之盟將殺其禮乃請結贊曰漢非牛不田蕃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結贊許諾時塞外無豕結贊請出熟鎰出犬白羊乃於壇北刑之雜血二甞而歃盟文曰唐有天下

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十年惟
永彰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以聲教與吐蕃贊普代爲
婚姻固結隣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其間
或因小忿棄惠爲讎封疆騷然靡有寧歲皇帝踐祚
愍茲黎元俾釋俘囚以歸蕃落蕃國展禮同茲叶和
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詳謀不起兵革不用矣彼
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
務息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所
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
西至同谷縣暨劍南西川大渡水東爲漢界蕃臣守
鎮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
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爲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
縣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
處依前爲定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並北至大磧
直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爲界中間悉爲開田盟文有
所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並依
見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新置并築城
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
川之神惟神炤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于宗廟副在
有司二國之成其永保之結贊亦出盟文不加于坎

但埋牲而已盟畢結贊請鎰就壇之西南隅佛幄中
焚香爲誓誓畢復升壇飲酒獻酬之禮各用其物以
將厚意而歸四月加荅蕃使崔漢衡簡較工部尚書
帝初令宰相尚書與蕃相區頰贊盟于豐邑里壇所
將盟以清水之約疆場不定遂罷因留頰贊未遣復
令漢衡決於贊普七月以國子祭酒李揆爲禮部尚
書御史大夫入蕃會盟使壬辰命宰相李忠臣盧杞
關播右僕射崔寧工部尚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頔太
府卿張憲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李昌夔京兆尹
王翊左金吾衛大將軍渾瑊等與吐蕃宰相區頰贊

等會盟於壇所初于頔至自蕃中與尚結贊約疆場
既定請歸其使從之以豐邑坊盟壇在京城之內非
便請卜壇於京城之西其禮如清水之儀先盟二日
命有司告太廟盟官致齋三日朝服升壇宰相關播
跪讀盟文盟畢宴賜而遣之甲午以李揆爲右僕射
兼官克使如故

貞元三年五月戊子以待中渾瑊爲吐蕃清水會盟
使兵部尚書崔漢衡爲會盟副使司勳員外郎鄭叔
矩爲判官己丑渾瑊赴會盟所帝令瑊統衆二萬餘
又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赴之乙巳帝令宰相臣召

吐蕃使諭結贊等於中書議會盟之所初崔澣與尚
結贊約復會盟于清水且先歸我盟夏二州結贊固
云清水非吉地請盟于原州之士梨樹又請盟畢歸
二州澣遣使與結贊同奏帝將懷柔故皆從之約以
閏五月十五日盟于士梨樹丁未帝召宰相議與吐
蕃會盟之所先是左神策將馬有麟奏士梨樹地多
險隘恐戎軍隱伏不利於我平涼川四隅坦平且近
涇州就之爲便及是定盟所于平涼川從有麟之言
也時蕃使諭結贊已復命遽追告還而遣之閏五
月辛未渾瑊與蕃相結贊會盟于平涼初瑊與結贊

約以兵三千人列于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
及將盟又約各遣遊軍以相覘伺結贊擁精騎數萬
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梁奉貞率六十
騎爲遊軍纔至蕃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
謂瑊曰請侍中已下服衣冠劍佩以俟介蓋誘其下
馬將劫持之瑊與副使兵部尚書崔漢衡監軍特進
宋奉朝等皆入幕次坦無他虞結贊命伐鼓三聲其
聲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不加銜瑊伏
於鬣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
過而不傷焉惟瑊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

與賊接戰須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奉朝及城判
官殿中侍御史韓弇並爲亂兵所殺漢衡及中官劉
延邕俱文塚李朝清漢衡判官司勳員外鄭叔矩城
判官簡較戶部郎中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大將扶餘
準馬寧及神策鳳翔河東將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
范澄馬弇等六十餘人皆陷焉餘將士及夫役死者
四五百人駟掠者千餘人咸被解奪其衣物漢衡爲
亂兵所擊其從吏呂溫以身蔽之刃中溫而漢衡獲
免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使崔尚書也結贊與
我善汝欲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之盡馳而西行旣
面面縛各以一木自領於身以毛繩三束之又以繩
連其髮而牽之夜皆踣之於地以髮繩各繫於一椽
又以毛罽都覆之守衛者卧其上以防其亡逸也以
甲戌至故原州結贊坐於帳中召與相見數讓國家
因怒渾瑊曰武功之力皆我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
報竟食其言負我矣舉國所怨本劫是盟在擒瑊也
吾遣以金銀飾桎梏待瑊將獻於贊普旣已失之虛
致君等耳當遣君輩一二人歸報家旂也呂溫帶磨
亦至結贊嘉其義厚給資之結贊率其衆屯於石門
遣中官俱文珍渾瑊之將馬寧馬燧之將馬弇歸於

我遂送漢衡叔矩等囚於河州辛榮扶餘準等或囚於故鄆州故鄆州分囚之結贊本請杜希全李觀同盟將劫執二節將乘其銳來犯京師希全等既不行又欲劫執渾瑊長驅入寇其始謀狡蠹如此癸酉帝遣中官王子嘗賫詔書以遺結贊蕃界不納而還初瑊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瑊曰本奉詔命令營於藩原堡以應接待中竊以藩原堡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詐侍中倘有急我何跡知之請次爲營以虞其變瑊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竟與同進瑊之營西去盟所二十餘里元光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瑊

之濠柵可踰焉及瑊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瑊之至也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陣於營中瑊旣入賊追騎方退元光乃先進輜重次與瑊俱申其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以爲有將帥之風焉帝特嘉之賜良馬十疋金銀器及錦綵甚厚瑊復鎮于奉天七月甲寅侍中渾瑊自會盟所來朝素服待罪有詔釋之而後謁見初宰相柳渾曰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李晟曰今日之事誠如渾言事具宰相識量門穆宗長慶元年九月吐蕃請盟帝許之宰相欲重其事請告太廟太嘗禮院奏曰謹按肅宗代宗故事與

吐蕃會盟并不告廟惟德宗建中末與吐蕃會盟於延平門欲重其誠信特令告廟至貞元三年會於平涼亦無告廟之文伏以事出一時又非經制求之典禮亦無其文今謹叅詳恐不合告從之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克西蕃會盟使以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劉師佐爲副尚舍奉御兼監察御史李武京兆府奉先縣丞兼監察御史李公度爲判官是年十月命宰臣崔植王播杜元穎並赴與吐蕃誓壇所太嘗禮院奏應赴會盟官尚書右僕射韓臯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俛戶部尚書

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衛將軍郭釵並令赴壇所其誓辭曰維唐承天撫有八紘聲教所臻靡不來廷兢業齋栗懼其隕顛續武紹文疊慶重光克彰濬哲罔忝洪緒十有二葉二百有四載則我太祖權明號而建不拔鋪鴻名而垂永久類上帝以荅嘉應享皇靈以酬景福曷有怠已越歲在癸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詔丞相臣植臣播臣元穎等與大蕃和使禮部尚書論訥羅等會盟于京師壇于城之西郊坎于壇北凡讀誓刑牲加書復壤陟降周旋之禮動無違

者蓋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繼好懋建遠畧規恢長利
故也原夫吳穹上臨黃祗下載茫茫蠢蠢之類必資
官司爲厥宰臣苟無統紀則相滅絕中夏見管維唐
是君西裔一方大蕃爲主自今而後屏去兵革宿忿
舊惡廓然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繫援邊候撤警戍烽
韜煙患難相卹暴掠不作亭障甌脫絕其交侵襟帶
要害謹守如故彼無此詐此無彼虞嗚呼愛人爲仁
保境爲信畏天爲智事神爲禮有一不至遘災于躬
塞山崇崇河水湯湯日吉辰良奠其兩疆西爲大蕃
東實巨唐文臣執簡播告狄方大蕃贊普及宰相鉢

開布尚綺心兒等先寄盟文要節云蕃漢二邦各守
見管本界彼此不得征討不得相爲寇讎不得侵謀
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問事優給衣糧放還今並
依從更無添改預盟之官十七人皆列名焉是月劉
元鼎等與論訥羅同赴吐蕃本國就盟仍勅元鼎到
彼令宰相已下各于盟文後自書名元鼎至磨容館
之間與蕃給事中論悉荅熱擁千餘騎議盟事於藏
河北川中時贊普建衙帳于野以柵槍爲壘每十步
攢長槩百枝而中建大旆次第有三門相去百步門
有甲士巫祝烏冠虎帶擊鼓擗箭入者必搜索而進

內起高臺環以寶楯帳曰金帳其中緣飾多以金爲蚊螭虎豹之狀至甚精巧元鼎旣見贊普年可十七八號可黎可足弋衣白褐以朝霞纏頭坐佩金劍國政蕃僧號鉢掣逋立於座右侍中宰相列於臺下翼日於衙帳西南具饌饌味酒噐器與漢同樂工奏秦王破陣樂涼州綠腰胡渭州百戲等皆中國人也所築盟臺濶十步高二尺漢使與蕃相及高位者十餘人相向列位酋領百餘人坐于壇下壇上設一榻高五六尺使鉢掣逋讀誓文則蕃中文字使人譯之讀訖歎血惟鉢製逋不預以僧故也盟畢於佛像前作

禮使僧諷文以爲誓約鬱金吮水飲訖引漢使焚香行道相賀而退及元鼎廻過河州元帥尚榻藏卽蕃相尚綺心兒也館元鼎於大夏川中集東節度使將帥凡百餘人看本國所署盟文於臺上高聲曉讀讀訖因約束各守封界無相侵掠繇是太和已來隴外

稍安

征討第一

天中國之於夷狄羈縻勿絕而已其或中成據之令舉攻伐之兵亦所以討不惠過內侮震耀王靈攘除民患誠不得已而用之也自帝軒之世降及五代秦漢荒蕪嘗聞緡夏蓋亦陳師薄伐殲夷驅逐流乎雅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九百八十二

征討第一

天中國之於夷狄羈縻勿絕而已其或申威攘之令
舉攻伐之兵亦所以討不惠過內侮震耀王靈攘除
民患誠不得已而用之也自帝軒之世降及三代蠢
茲荒獷嘗聞猾夏蓋亦陳師薄伐殲夷驅逐流乎雅

頌紀乎春秋秦漢之後邊患繼作曷嘗不厲兵鞠旅
賦車籍馬徂征燹伐以見武節或頻出而無寧歲或
畧地而極遐徼以至宣威固圉庶民賴其保障解紛
救患殊俗被乎恩信原夫要荒之外聲教罕暨鷲猛
以成性貪慄而無厭自非內敦乎德義外施乎武怒
亦何以革其禍心而靖其亂畧哉嚴尤所謂戎狄之
侵譬猶蠱蠱之螫毆之而已真知言者歟

黃帝北逐葷粥

匈奴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

夏后相二年征黃夷先是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
相卽位乃征吠夷七年然後來賓

商成湯卽位征吠夷先是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邠岐
之間成湯旣興伐而攘之

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

鬼方西
羗也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

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也
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周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
西戎之國莫不賓服

成王時東伐淮夷踐奄奄國在淮夷之北遷其君薄姑齊地

穆王時戎狄不貢王行大戎獲其五王

夷王時荒服不朝乃命虢公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

獲馬千匹

宣王時命秦仲伐戎為戎所殺乃召秦仲子莊公與

兵七千人伐戎破亡又命召穆公虎平淮夷先是懿

王時戎侵中國宣王興國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

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

彭彭城彼朔方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地也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

守又命方叔為將南征荊州之蠻作采芑詩曰方叔

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師衆干杆試用也又曰蠢爾蠻荆

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猶道也又曰顯允方叔

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獫狁今特往伐蠻荆皆使其來服于宣王

威之

襄王十五年以翟王女為后十六年復緇翟后王子

帶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溫居外四年乃使

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戎翟

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

公攘戎狄居于西河圍雒之間圍音器地理志曰水出上邽白土縣西東

流入于河圍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雒水今亦謂之漆沮也號曰赤翟白翟

二十四年狄伐晉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翟子

頃王時魯叔孫得臣敗翟于鹹魯地也獲長翟僑如富

父終生春其喉以戈殺之富父終甥魯大夫也春猶衝也埋其首于

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臣獲喬如以名其子

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

五年鄭瞞長翟國名司徒禦之以敗翟于長丘宋地名獲長翟緣

斯喬如之祖也晉之滅潞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蔡如然後

終其事

定王六年鄭瞞伐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

于北門按年表齊惠公二年衛人獲其弟簡如獲與喬如同時

鄭瞞由是遂亡長翟之種絕又定王時荀林父敗赤狄于

曲梁乃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鄭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

人殺之

景王時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

焉禮也誘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蔡縣東南有蠻城敬王時楚人既克

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

諸梁致蔡于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眾也

致方城之外于繪關負函繪關皆楚地曰吳將沂江入郢逆

亦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

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單浮餘園蠻氏

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

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洎上雒以東至陸渾

司馬起豐析與戎狄楚司馬敗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

及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莞和莞和山在二雒東也右師軍于

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刷縣監尹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

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其武關道以伐晉者也士蔑請

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

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

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且將為之卜卜蠻子聽卜遂

執之與其五大夫以卑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司

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

以歸

元王元年楚沈諸梁伐東夷報三夷男女及楚師盟

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

秦始皇三十二年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

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胡反備

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

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贅謂君窮有子使就其婦

家為贅婿賈人畧取河南陝西地為桂林今鬱林是象郡今日

丹元通 外臣部 卷之九百八十二 五

南海以適遣戍

五十萬人守五嶺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

在

城並河以東

並音傍依傍也

屬之陰山

在五原北

以為三十四縣

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口

王莽

傳曰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

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

漢高帝七年匈奴大攻圍馬邑代王信

即韓王信也

降匈

如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帝

自將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

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

北地郡之北黃河之

南即日牟所居

帝幸甘泉

天子車駕所至民臣為饒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斬作樂

賜以食白越中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

造

丞相灌嬰擊匈奴去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

地都尉邛

功臣表云邛字姓孫單以為北地都尉邛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

邛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曰曰段會宗即邛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邛後何

從而知之乎

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止都中尉周舍為衛

軍郎中令張武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

人帝親勞軍勒兵申教令

申謂約束之

賜吏卒自欲征匈

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帝乃止

要欲也哀痛呪誓之言

於

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樂

布皆為將軍擊匈奴走

武帝建元三年七月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

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兵救之未至閩越兵走
六年八月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
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
還初閩粵擊南粵南粵守以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
以聞帝遣恢及安國皆為將軍兵未踰踰與嶺閩越
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
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
言漢地廣大兵衆盛強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
今雖勝之後更來也
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
善即斃殺王斃音初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

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

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

將軍兵

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車騎將軍衛

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

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匈奴單于祭

名其處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天大會諸國

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雁門敗都

尉殺畧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雁門將軍李息出

代獲首虜數千級

二年正月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畧吏民千餘人遣將

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

山名也一口塞名也在南朔方之北

遂西

至符離

幕北塞名也

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

原郡

四年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數千人明年春大將

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

五千級

五年秋朔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二月大將軍衛青

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

士馬于定襄雲中雁門四月青復將六將軍絕漠

漠沙

漢匈奴之南界也沙土曰漠直度曰絕或云是塞州

地名非也漢者即今之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經千里分渡

沙漠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

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

元狩二年三月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

臯蘭山名也霍去病傳曰過馬支山千有餘里合矩兵塵臯蘭下則北山也塵音鳥高功切

斬首

八千餘級是月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千餘里過

居延

居延匈奴中地名韋昭以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要安處所獲居延人置此縣

斬首虜

三萬餘級匈奴入雁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

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

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

為庶人

四年春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

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

踵接也猶言躡其踵

青至

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

闐音填塞之填

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

乃還

登山祭天築土為封刻石紀事以彰漢功

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

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

李廣傳云

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曰廣自到右將

軍下吏當死贖為庶人霍去病傳亦云趙食其為右

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此紀為誤也傳寫者誤以右為後食其音異其

元鼎五年四月南越王相臣呂嘉等反殺漢使者及

其王王太后以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柁陽下

滬水

滬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嶺

浦

一云下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

從粵來歸

義而漢封之戈船名嚴下瀨各中

出零陵或下瀨水或抵蒼梧使馳

義侯

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犍犍江咸會番禺

六年十月

遂定越地

九月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

兵十餘萬共攻令居故安遂圍抱罕明年十月發隴

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北卒十萬人遣將

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

統領焉

是年南夷且蘭若殺漢使者反帝廼發巴蜀罪人當

擊南越若入較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入較尉不下中

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言四軍行而使

誅之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牁郡

六年秋閩粵王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

妄自尊大也帝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說讀為悅句章會稽之縣浮

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揚僕也中尉王溫舒

出梅嶺粵侯王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邾白沙明年

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

敗樓船軍數較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棧終古斬

徇北將軍錢唐會稽縣也棧姓終古名也棧音袁為語見侯越中地也今吳南亭

是語字或作禦或非禦其音同竟平閩粵

元封二年四月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乃募天下死

罪擊之先是朝鮮王右渠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

見不朝見天子也漢使涉何譙論右渠終不肯奉詔譙責讓也何

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長者裨王

名也送何至沮水上何因刺殺之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帝為其

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

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

從濟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

二年夏朝鮮相尼谿相參使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初

左將軍荀彘樓船將軍楊僕擊朝鮮二將不和右將

軍與使者執樓船將軍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

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啖音頰相與

謀日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

恐不能與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人皆亡降

漢路人道死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使左將

軍使右渠子長右渠之子各長降相路人子最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于

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

太初元年八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

征大宛初貳師起燉煌西為人後道土國不能食起發

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日飲分為數軍從南北道較尉王申生

故鴻臚壺克國等千餘人別至郁城城守不肯給食

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負恃也特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

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

人脫亡走貳師走音奏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

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若桀追至康居康居聞

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

軍時多別將故謂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言七母今生

將卒卒讀日律失事大欲殺莫適先擊適往也無有主意先擊音也音丁歷

上却騎士趙第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

將軍刀平春斬大宛王言

二年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嘗所以為障蔽浚音

俊音雞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

天漢二年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三萬騎出酒泉與

右賢王戰于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

音音匈奴語尚然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

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與單于戰斬首

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

四年正月發天下七科謫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

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師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

萬騎軍步兵三萬人出雁門游擊將軍韓銳銳讀日俛步

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

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數與左賢王

戰不利皆引還

征和三年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遣貳師

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三萬

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入酒泉成至浚稽山
上音俊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
下音雞皆引兵還
廣利敗降匈奴

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牁
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
皆西南夷別種名也

並音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蜀都健為犇
命萬餘人
犇古奔字擊牂牁大破之四年姑繒葉榆復反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
辟音必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益

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
元鳳元年三月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
姓馬適名

建龍額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嘗徒皆免
刑擊之
是時太嘗主諸陵縣治民

三年匈奴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使度
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
兵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人獲其
三五首而還

六年夏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宣帝本始二年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烏孫昆彌

及公主國使者上書

昆彌烏孫王之號也

言昆彌願

發國精兵擊匈奴惟天子哀憐出兵以救公主秋大

發兵調關東輕車銳卒

調亦選也銳利言其勇利也調音徒鈞切

選郡國

使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

伉強也音口浪切

御史大

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

祁連匈奴中山名也諸將分部廣明值此山因以為號也

後將軍趙克國為蒲類將軍

蒲類匈奴中海名也在焯煌北匈奴傳有蒲類

澤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

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較尉嘗惠持節

護烏孫兵威擊匈奴

又云昭帝時烏孫楚公主上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

為一兵侵烏孫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宣帝初會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

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帝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趣讀曰促卻隔絕漢昆彌願國半出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較尉嘗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若自名主黎汁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駝藁駝凡獲千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所虜獲焉兵乃止

地節二年車師王烏貴立與匈奴結婚如漢遣侍郎

鄭吉較尉司馬熹

熹音許吏切

將免刑罪人田渠梨積穀

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

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

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

渠梨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問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畧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留一侯與卒二千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梨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梨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梨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

請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嘗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居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較尉盡將渠梨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即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後嘗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言車師去渠梨千餘里間以山河間隔也立居竟切北近匈奴漢兵在渠梨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

師田者遣詔長羅侯常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

十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兵去吉乃得出歸

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使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姓也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

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

羌然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克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

擊破平之

神爵元年三月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

募飲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州沛郡淮陽

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

詣金城遣後將軍趙克國強弩將軍許延壽擊之

甘露二年四月遣護軍都尉祿將兵擊珠崖

元帝建昭三年秋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

陳湯言延壽及湯本克西域之使故先言使而後序其官職及姓名也橋發戊己較

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鄯支單于橋與矯同矯詐也實不奉

詔詐以上命發兵故言矯發也戊己較尉者鎮安西域無主治處也亦猶甲乙等名有方位而戊于巳四季等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較尉文有巳較尉位在中央今所置較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鄯

音質各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門

成帝時陳立為牂牁太守立臨印人前為連然長不

韋令皆益州縣也蠻夷畏之及至牂牁諭告夜郎王興與

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行音下更

切至興國且同亭且音子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

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數責因斷頭數見所具切邑君曰

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

釋兵降釋解也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

牟勞吏士還歸郡興妻父翁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

旁二十二邑反至東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

攻翁指等翁指據空為壘立使奇兵絕其糧道縱反

間以誘其眾間音居見切都尉方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

共共供也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趨讀日趨趣向也立怒叱戲

下令格之戲音許宜切又音麾都尉復還戰立引救之時天大

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兵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

定西夷徵詣京師

平帝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

關往來羗近戊巳較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自

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音鈞以道當為挂置挂者支柱也言

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巳故心不便也挂音竹羽切又

竹具切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挂為梁挂反

分破其句言置挂于心皆失之矣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

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奉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

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賅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

火其妻脫紫陬

陬音子侯切

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

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

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

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羗

比近也音皮寐切

數相寇不勝

告急都護都護但欲不以時救助唐兜因忿然欲東

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

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

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

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將王

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逢受謂先至道之逢見即受取也

單于

遣使送因請其罪

請免其罪

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

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

